

三個城市三頓飯

很多年前，在倫敦和巴黎渡過了一段日子，這兩個都是迷人的城市，讓異鄉人沉醉其中，卻總是徘徊門外。當時捧着 George Orwell 的一本 *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*，與作者書中所描述的貧困潦倒，感同身受。

這次到倫敦及巴黎，却是應邀到當地講座，分享我們在亞洲家庭治療的心得。

首先是倫敦，這個由英國家庭治療協會主辦的大會，主要是紀念逝世一週年的家庭治療大師 Salvador Minuchin 對業界的影響。Alan Cooklin 與 Eia Asen, 都是英國家庭治療的主要人物，先由他們介紹當地的發展，他們一個是典型的英國幽默，另一個是德國學術派的沈實。英國的參與者喜歡參與，但要他們聽一天的講座，實在困難。因此輪到我時，索性把本來準備好的講詞丟掉，從對話開始。好在他們對我們的一項家庭評估甚感興趣，嚴重超時還是問個不停。

過去十年來，我們在亞洲家庭治療學會一直專注於這一項目：主要是量度孩子對父母矛盾的生理反應，包括心跳頻率、汗腺分泌、及皮下溫度。再利用這些反應，探討孩子對父母關係的細節，究竟有什麼讓他們如此在意的地方。目前我們已經做了二百多個孩子的樣本。團隊裡的幾名精神科醫生，尤其詳細整理了幾個患有身心症的兒童評估數據，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面對父母互動時的不同生理反彈。

其中一個十二歲的男孩，不斷鬧肚子及頭痛。在評估期間，當他的父母由不停爭吵轉為無聲的沈默時，他的心率由原本的九十上升至一百七十，治療師問起他來，他說：「因為他們的沈默，是暴風雨前的先兆。那是死亡的沈默！」

接着他就解釋過去五、六年來，他怎樣努力為父母的問題收拾殘局。每次父母吵架，父親走了，就只有他去安慰母親，絕對不敢增加她的憂慮。他說：「我總不能也跟著跑掉！」

那他如何處理自己的憂慮？他答：「都吞下肚裡！或壓在頭上！」

怪不得這孩子不停肚痛及頭痛！

家庭治療師都知道孩子的問題與家庭有關，但是怎樣有關，卻不容易確定。我們這些臨床資料，給予參會者很大的鼓舞，都紛紛查詢如何採用這個評估程式。有人甚至說：不枉她從蘇格蘭坐十小時車程來參加大會！

以前都是我們向西方學習，現在我們也有他們可學習之處，可想我們有多興奮！當然，我的老師 Minuchin 也有很大功勞。作為美國早期 child guidance movement 的前鋒，他晚年時一直是我們這項研究的幕後支持者。

英國的家庭治療師不若美國的那般喜歡自立門派，比較重視學術交流。但是他們眼光敏銳，能言善辯，因此容易擦出火花。

白天一場辯論，晚上又再談得熱烈。我住在 Alan 家，他的妻子 Gill Barns 也是心理治療界的佼佼者，尤其專常於性別研究，她的新書就是探討男仕在家庭治療所扮演

的角色。Minuchin 在一九九八年來北京講學時，她們夫妻也在場。久別重逢，一下子就重拾話題，加上大家都失去共同的老師，更感到同門的親切。

Eia 的妻子 Denise 不但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教授，還廚藝出眾，特地為我們準備了一頓巧奪天工的美饌。以前在倫敦沒有吃過一頓好飯，這次才嘗到當地知識份子那讓人羨慕的生活色彩！

跟著就往巴黎，從火車站到旅館，被的士司機多收了三倍費用。晚上去吃生蠔，又再上當，真是大掃興！正逢各業工人上街示威，抗議民不聊生，當然不會對遊客有好臉色。好在邀請我們來訪的 Martine Nisse 是 Le Centre des Buttes-Chaumont 的總裁，一早就為我們安排好一群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家，讓大家作深度的交流。當中有幾位是從事心理分析的學者，有人甚至來自阿爾卑斯山區。Martine 的中心主要是服務被性侵犯的受害人，有兩個治療師專為涉及教庭性醜聞的青年人工作。這中心位於巴黎北面一座公園旁邊，並以公園名字命名，環境優美。她說：不漂亮的地方我們不會去。我說我們也一樣！大家倍覺投契。

他們對我們的評估程式尤感興奮，認為適用於法國孩童身上。結論是：法國家庭與中國家庭有太多相同之處，比起美國更適宜合作。

在巴黎當然還要吃喝玩樂，Le Grand Véfour 是我最喜愛的餐廳，三個月前就訂好位。這間小小的古雅建築，包括拿破崙等前人都曾來光顧。坐在法國大文豪雨果曾經享用的坐位，我們十分寫意，現在是海膽季節，吃個不亦樂乎，也不管銀包大出血。

回港途經 Doha，這是一個富裕的沙漠城市，它的統治者是一名阿拉伯王子，眼光獨特，請來建築師貝聿銘為當地設計一間伊斯蘭藝術博物館，小國從此有個新地標。我們在裡面流連忘返，一下子就待了幾小時，第二天一早又再去。還意外地發現 Alain Ducasse 在它頂樓開設了一間餐廳，坐在那以黑白為主調的環境，一切都配合得盡善盡美。但是說實話，這一頓飯，還不如我們坐在老城的廣場上，吃地道的串燒羊肉和炭烤大餅來得痛快。